

蕪春文史

第17輯



政协蕪春县文史教文卫委员会编

蕪春文史

第 17 輯

主編 張梁森

政協蕪春縣文史教文衛委員會編

2004 年 9 月 27 日

责任编辑：张梁森

蕪春文史

第 17 辑

主编：张梁森

政协蕪春县文史教文卫委员会编辑出版

蕪春县民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60 千字 插页：2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印数：1——1000 册

鄂黄冈图内字[2004]第 63 号

工本费：15.00 元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陈文耀 徐美兰

主 任：郑孟新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辉 王善雄 卢贤恩 江真银

张泽君 张梁森 周佑民 周碧林

胡 捷 徐政文 唐春玲 熊盛德

主 编：张梁森

县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及机关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2004.元.7



前排左起：胡红旗、郑孟新、张均、王剑、江和祥、徐美兰、胡特奎、徐舟济、陈文耀、余献春、黄治富、徐国生、茆彩虹，后排左起：蒋建军、杨礼华、范东斌、詹斌、吴光明、朱淑玲、胡国铝、徐志中、田炳先、许少明、张长松、高永学、张梁森、张贤胜、孙晓艳。



2004年5月6日，蕪春籍旅台詩人徐教五先生(前排中)回蕪探親、觀光，與蕪春縣政協副主席徐美蘭(前排左二)及瀕湖詩社人士合影。前排左起：馮喚民、徐美蘭、徐教五、顧常德、鄭唯中；后排左起：徐更生、錢雁賓、張梁森、陳秀、詹云萼、聶曉鋒、王鴻賓



2004年4月7日，原蕲春县委副书记、县长(后为鄂州市人大副主任)邓萍先生(前排中)撰写回忆录，回蕲访问期间与县长熊长江(前左六)及县老领导等合影。前排左起：蔡孟辉、高容生、高仕林、席书文、邓萍、熊长江、张宽、管和雨、胡亚儒；后排左起：叶汉英、叶鸣笙、张昊、张梁森、王治民、张立新、胡晓青。



本书编委会成员和县政协部分领导合影。前排左起：张梁森、郑孟新、徐美兰、茆彩虹、王善雄；后排左起：张泽君、周佑民、江真银、熊盛德、卢贤恩、胡捷、王光辉、周碧林

序

继往开来，乘胜前进。这是我们蕲春县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可贵精神！

蕲春县政协自 2004 年 1 月换届以来，新一届县政协文史教文卫委员会的各位文史委员，在县政协主席们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发扬克难攻关、团结拼搏的进取精神；进一步发扬乐于吃苦、不怕吃亏的奉献精神；进一步多方联系县内外广大文史工作者、爱好者、关心者和支持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继续坚持文史工作方针，不断拓宽渠道和扩大视野，广泛征集，重点选题，精心编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出版了《蕲春文史》第 16 辑，即《从华尔街归国的蕲春籍金融家汪潮涌》专辑。今又编出了《蕲春文史》第 17 辑这本内涵丰富，层面开阔，档次较高的文史资料书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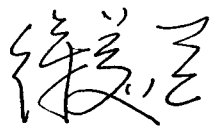
收录在《蕲春文史》第 17 辑的史料文稿，从各个方面体现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三个显著特色，即“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统战特色和地方特色。这些文稿是蕲春县内外一大批文史作者们含辛茹苦，殚精竭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从各个不同的层面记述了蕲春近、现代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始终坚持了“蕲春人写蕲春事，蕲春人写外地事，外地人写蕲春事”这一不忘宣传蕲春和介绍蕲春的主旨，让蕲春走向世界，

蕲春文史

让世界了解蕲春。用文史资料这一政协独有的史学研究形式来彰扬蕲春先贤，缅怀革命前辈，歌颂蕲阳山水，展示蕲春风貌，藉此教育今人，启迪来者，达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目的。

《蕲春文史》第17辑即将与全县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读者见面了。我作为这本文史的第一个读者，当以先睹为快！感触良深。然而，我更真诚的希望：通过《蕲春文史》第17辑的出版发行，全县广大政协委员应该认真阅读学习，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用以激发自己饱满的工作热情，发挥政协渠道通达、联系面广、人才荟萃等优势，团结全县各界人士一道踊跃投身于蕲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浪潮之中，作出我们蕲春县新一届政协委员的最大贡献！

有鉴于此，值本书出版之际，特以数语为序。



2004年9月27日

目 录

序 徐美兰 (1)

本辑特稿

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前因后果 刘半九 (1)

人物春秋

薪春，我的第二故乡 邓萍口述、张梁森整理 (28)
难忘那转战南北的岁月 侯开胜 (85)
怀念烈士陈博 陈剑锋 (114)

文史天地

我主持县政协工作五年的回顾 徐国生 (117)
一次难忘的盛会 王洛舟 (132)
目击两河口之战 吴惠中 (136)
难忘的公社生活 李邦全 (139)

蕪春文史

- 一次紧急调运粮种的回顾…………… 宋治林 (145)
蕪春第一所官办小学的百年变迁…………… 王 慎 (153)
蕪州笛竹天下知…………… 王鸿宾 (157)

统战之窗

- 抗战时期蕪春统战史话十则…………… 张梁森 (159)
观光吟…………… [台]徐教五 (192)
统战诗词二十首…………… 叶文锦 李星朗 方介东 郑维中等 (196)

蕪阳风物

- 蕪州城内玉皇楼…………… 王守约 (204)
视察蕪春开放寺观诗一组…………… 张梁森 (207)
蕪阳八景篆刻…………… 郝 洋 (212)

文史论坛

- 谈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海外史料的征集工作…………… 张梁森 (213)
后记…………… 编 者 (222)

本辑特稿

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前因后果

陈半九

—

今年是胡风先生的百岁冥寿。《胡风全集》的出版者为了表示一点心意，想把当年惹祸、而今似乎被视为古董的“三十万言”抽出来，重新为它出个单行本。饱经沧桑的读者，会认为这个纪念方式是恰当的。同时还有更多新读者，不完全是青年读者，对有关往事不很清楚，或者可能不感兴趣，如不对“三十万言”的前因后果略加解释，这个纪念方式对于他们恐怕未必有多大意义。有鉴于此，胡风先生的家属和出版者约请我写一篇读后感式的文章，也算是一种“导读”吧。我心里明白，这个任务我是担当不起的。不是出于无谓的谦虚才这样说，实在是不得已的苦衷。几十年来，在主客观各种疑团的相互作用下，我对一些直接影响事态进程的有关问题，反复进行过思考，迄今没有得到令人心安理得的答案。胡风当年听了14年徒刑的宣判，曾经这么说过：“心安理不得”。大抵是对问题进行思考的立场各不相同，使得问题本身出现令人难堪的两面性，

答案才往往因之不尽如人意了。如果说，当年的判决违反胡风的实际情况，使他想不通，那么今天事过境迁，社会上同样由于脱离实际而出现的一些想当然的有关论断，不也同样会使过来人多少有些想不通么？

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初起，受到胡风先生的帮助，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到50年代被划为“胡风分子”，又从1955年起，被“隔离反省”7年，接着作为“牛鬼蛇神”被监督改造18年。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和背景的支配下，我反复思考过下列几个问题：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可不可以不写这个“三十万言”？要写又应当怎么来写？上交之后，是否估计又怎样估计它的后果？这些问题不但一般研究者不会去思考，连身历其境的人当时也未必来得及充分思考。可是，这些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得不出实事求是的答案，对于“三十万言”的任何评价恐怕都是靠不住的。当年有关权威人士存心抹杀这些实际情况及其过程，一口断定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吃饱了人民给吃的饭，回过头来拿着“五把刀子”向党进攻，甚至妄图“颠覆”人民共和国。这种妖魔化的议罪及其相应的措施，立即得到一呼百诺的响应，今天按起码的法制来看，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想不到事态的突变和判断的极端化在现代中国竟然成为常例，今天应运而生的某类学者同样由于忽视实际情况，对于整个胡风事件，竟然从另一个角度作出同样难以接受的结论。正是这两类先后发生的极端的反应使我觉得，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这个问题，迄今仍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不但这两类反应不是什么答案，连我作为过来人所摆不脱的一些暗淡的回忆也不成其为答案。那么，何妨作个“事后诸葛亮”，把我所经历的一些有关事例或见闻再想一下，写一下，聊供实事求是的研究家们参考，同时借以纠正一下自己作为过来人所难免的情绪上的偏颇。

二

1949年7月，在尚未改名成为首都的北平，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这是解放区革命作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会师的大会。毛泽东主席从政治高度发表了简短的贺词，其中有这样两句：“人民需要你们，所以我们欢迎你们。”这里不但表达了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致性，而且明确地让人们懂得，“你们”既包括了解放区的作家，也包括了同时参加大会的国统区作家。在周扬作了解放区文艺工作报告之后，茅盾上台作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奇怪的是他片语未及经毛泽东肯定过的鲁迅的“方向”，而是以上世纪40年代即鲁迅逝世后十几年为期限，把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其中特别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和编辑工作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会下和会后，原国统区作家们议论纷纷：就用这份报告来“欢迎”我们么？鲁迅的“方向”在国统区没有起任何一点作用么？这同毛主席所说的“五四以来”就已经“在中国形式，帮助了中国革命”的“文武两条战线”中的“文化战线”怎么相称呢？茅盾在报告打印稿后面附带声明，这份报告原来决定由“胡风先生和我”共同起草，“胡风先生力辞”，便只好由报告人独自负责了。胡风当时对一同出席的大会的朋友们这样谈，“报告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事先拟定好了的，与香港的论调如出一辙（笔者按：指一年前从香港发动的对胡风、路翎的批判）”。又说，“他叫我一同签名，我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么？”看来，胡风深刻感到茅盾的报告是他在新社会将继续受批判的一个先兆，但它将如何发生和发展，却是他无从逆料的，更不论1955年的突变了。至于他的朋友们，尤其是我，当时听了茅盾的报告虽说颇不愉快，但沉醉在胜利的辉煌、解

放的幸福、革命的伟大等抽象情绪里，对自己日后的遭遇也没有作过任何考虑，事实上一切都很新鲜而又陌生，要考虑也是很难的。今天回顾，经过文艺领导人审核和批准的那个报告，不但预示了未来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而且作为对整个国统区文艺工作的一个政治鉴定，还预示了那些被鉴定的文艺工作者们在未来的文艺整风运动中自我批判的基调；而更重要的，则是毛主席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在全国范围的领导地位的确立。由此看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作为一个旧文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开始，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们，是有很大的认识价值的。

三

本书作者、本文主人公胡风，首先是一个长于形象思维的诗人，同时具有不弱于形象思维的逻辑思维，因此又是一个独到的文艺批评家和卓越的文艺编辑家。鲁迅逝世以前，或者抗战以前，胡风已经负责主编过几种刊物，并出版了一本诗集《野花与箭》（作于1927—1936），两本文论集，一本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学原理的《文学与生活》（1936），另一本是以具体作品和作家为对象的《文艺笔谈》（1934—1935），特别是后者中的《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闪现了一个当时出类拔萃的批评家的天才光芒。到1936年，他的一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引发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场争论，政治性很强，学术性较少，双方参加的人很多，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被搀和了浓厚的宗派意气，最后由鲁迅扶病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才宣告结束。胡风当时除了导火线似的那一篇，没有发表其他任何文章，但他却因此在读者的心目中，和鲁迅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胡风立志按照鲁迅的精神，沿着鲁迅的道路继续前进。鲁迅精神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指示作家作为座右铭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道路是什么？就是坚持通过实践而认识的人生真谛的艺术真理，进行独立自主的个人写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为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这个政治方向来看，并在坚持信奉实事求是亦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基本点上，鲁迅、胡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应当说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一致性之所以需要强调，不仅是为了将鲁迅、胡风和为其他目的而艺术的同时代作家区别开来，更因为它本应当、可惜并没有始终贯彻在他们和党的文艺领导人之间日后难免出现的分歧的处理过程中。

在整个抗日时期，胡风通过他所主编著的刊物，先是拥护、欢呼“七七”抗战的《七月》，后是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希望》，不仅发表了许多反映各条战线的新鲜事物的优秀稿件（不少来自解放区，其中包括《毛泽东论鲁迅》这样重大而罕见的稿件），自己除热情地“为祖国而歌”（见诗集《为祖国而歌》，1937年），还写了更多、更精辟的指导当前文艺实践评论文章（结集为《密云期风习小记》，作于1936—1938；《剑·文艺·人民》，作于1937—1941；《在混乱里面》，作于1941—1943；《逆流的日子》，作于1944—1946；《为了明天》，作于1946—1948），及其他一些社会性杂文，而且培养了一大批虎虎有生气的新作者，使他和这些作者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不容轻忽的力量。他在《七月》前言后记中一再声明，“原和读者一同成长”，这句话暗示出，他的编辑工作和评论工作是一密切连在一起的，是围绕一个目标，即为中国新文学培养“闯将”这个目标而进行和开展的。到抗战后期（1944），他从香港、桂林回到重庆，出版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希望》，正是他读到毛泽东的《在延